

## 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韓詩外傳 第十卷

齊桓公逐白鹿，至麥丘之邦，遇人，曰：「何謂者也？」對曰：「臣麥丘之邦人。」桓公曰：「叟年幾何？」對曰：「臣年八旬有三矣。」桓公曰：「美哉！」與之飲，曰：「叟盍為寡人壽也？」對曰：「野人不知為君王之壽。」桓公曰：「盍以叟之壽祝寡人矣？」邦人奉觴再拜曰：「使吾君固壽，金玉之賤，人民是寶。」桓公曰：「善哉祝乎！寡人聞之矣。至德不孤，善言必再。叟盍優之。」邦人奉觴再拜曰：「使吾君好學士而不惡問，賢者在側，諫者得人。」桓公曰：「善哉祝乎！寡人聞之，至德不孤，善言必三。叟盍優之。」邦人奉觴再拜曰：「無使群臣百姓得罪於吾君，無使吾君得罪於群臣百姓。」桓公不說，曰：「此言者非夫前二言之祝，叟其革之矣。」邦人灑然而涕下曰：「願君終熟思之，此一言者，夫前二言之上也。臣聞子得罪於父，可因姑姊妹謝也，父乃赦之。臣得罪於君，可使左右謝也，君乃赦之。昔者桀得罪於臣也，至今未有為謝也。」桓公曰：「善哉！寡人賴宗廟之福，社稷之靈，使寡人遇叟於此。」扶而載之，自御以歸，薦之於廟，而斷政焉。桓公之所以九合諸侯，一匡天下，而不以兵車者，非獨管仲也，亦遇之於是。《詩》曰：「濟濟多士，文王以寧。」

鮑叔薦管仲曰：「臣所不如管夷吾者五：寬惠柔愛，臣弗如也。忠信可結於百姓，臣弗如也。制禮約法於四方，臣弗如也。決獄折中，臣弗如也。執鼓立於軍門，使士卒勇，臣弗如也。」《詩》曰：「濟濟多士，文王以寧。」

晉文公重耳亡過曹，裡覺須從，因盜重耳資而亡。重耳無糧，餒不能行，子推割股肉以食重耳，然後能行。及重耳反國，國中多不附重耳者。於是裡覺須造見曰：「臣能安晉國。」文公使人應之曰：「子尚何面目來見寡人欲安晉也？」裡覺須曰：「君沐邪？」使者曰：「否。」裡覺須曰：「臣聞沐者其心倒，心倒者其言悖。今君不沐，何言之悖也？」使者以聞。文公見之，裡覺須仰首曰：「離國久，臣民多過君，君反國而民皆自危。裡覺須又襲竭君之資避於深山，而君以餒。介子推割股，天下莫不聞。臣之為賊亦大矣。罪至□族，未足塞責。然君誠赦之罪，與驂乘游於國中，百姓見之，必知不念舊惡，人自安矣。」於是文公大悅，從其計，使驂乘於國中。百姓見之，皆曰：「夫裡覺須且不誅而驂乘，吾何懼也！」是以晉國大寧。故《詩》云：「文王卑服，即康功田功。」若裡覺須罪無赦者也。《詩》曰：「濟濟多士，文王以寧。」

傳曰：言為王之不易也。大命之至，其太宗、太史、太祝，斯素服執策，北面而弔乎天子，曰：大命既至矣，如之何憂之長也。授天子策一矣。曰：敬享以祭，永主天命，畏之無疆，厥躬無敢寧。授天子策二矣。曰：敬之，夙夜伊祝，厥躬無怠，萬民望之。授天子策三矣。曰：天子南面，受於帝位，以治為憂，未以味為樂也。《詩》曰：「天難忱斯，不易惟王。」

君子溫儉以求於仁，恭讓以求於禮，得之自是，不得自是。故君子之於道也，猶農夫之耕，雖不獲年，優之無以易也。大王甫有子曰太伯、仲雍、季歷，歷有子曰昌，太伯知大王賢昌，而欲季為後也，太伯去之吳。大王將死，謂曰：「我死汝往讓兩兄，彼即不來，汝有義而安。」大王薨，季之吳，告伯、仲。伯、仲從季而歸，群臣欲伯之立季，季又讓。伯謂仲曰：「今群臣欲我立季，季又讓，何以處之？」仲曰：「刑有所謂矣。要於扶微者，可以立季。」季遂立而養文王。文王果受命而王。孔子曰：「太伯獨見，王季獨知。伯見父志，季知父心。故大王、太伯、王季，可謂見始知終，而能承志矣。」《詩》曰：「自太伯王季。惟此王季，因心則友。則友其兄，則篤其慶。載錫之光，受祿無喪。奄有四方。」此這謂也。太伯反吳，吳以為君，至夫差，二□八世而滅。

齊宣王與魏惠王會田於郊。魏王曰：「亦有寶乎？」齊王曰：「無有。」魏王曰：「若寡人之小國也，尚有徑寸之珠，照車前後□二乘者□枚。奈何以萬乘之國無寶乎？」齊王曰：「寡人之所以為寶與王異。吾臣有檀子者，使之守南城，則楚人不敢北鄉，泗水上有□二諸侯，皆來朝。吾臣有盼子者，使之守高唐，則趙人不敢漁於河。吾臣有黔夫者，使之守徐州，則燕人祭北門，越人祭西門，從而歸之者□千餘家。吾臣有種首者，使之備盜賊，而道不拾遺。吾將以照千里之外，豈特□二乘哉！」魏王慚，不憚而去。《詩》曰：「辭之憚矣，民之莫矣。」

東海有勇士曰■丘■，以勇猛聞於天下。遇神淵，曰：「飲馬。」其僕曰：「飲馬於此者，馬必死。」曰：「以■之言飲之。」其馬果沈。■丘■去朝服，拔劍而入，三日三夜，殺三蛟一龍而出。雷神隨而擊之，□日□夜，眇其左目。要離聞之，往見之，曰：「■在乎？」曰：「送有喪者。」往見■於墓，曰：「聞雷神擊子，□日□夜，眇子左目。夫天怨不全日，人怨不旋踵。至埕弗服，何也！」叱而去。墓上振憤者不可勝數。要離歸，謂門人曰：「■丘■，天下之勇士也。今日我辱之人中，是其必來攻我。暮無閉門，寢地閉戶。」■丘■果夜來，拔劍住要離頸，曰：「子有死罪三：辱我以人中，死罪一也。暮不閉門，死罪二也。寢不閉戶，死罪三也。」要離曰：「子待我一言：來謁，不肖一也。拔劍不刺，不肖二也。刃先辭後，不肖三也。能殺我者，是毒藥之死耳。■丘■引劍而去，曰：「噫！所不若者，天下惟此子爾。」《傳》曰：公子目夷以辭得國，今要離以辭得身。言不可不文，猶若此乎？《詩》曰：「辭之憚矣，民之莫矣。」

傳曰：齊使使獻鴻於楚。鴻渴，使者道飲鴻，〈答潰失。使者遂之楚，曰：「齊使臣獻鴻，鴻渴道飲，〈答潰失。臣欲亡，為失兩君之使不通。欲拔劍而死，人將以吾君賤士貴鴻也。〈答在此，願以■事。」楚王賢其言，辯其詞，因留而賜之，締造身以為上客。故使者必矜文辭，喻誠信，明氣志，解結申屈，然後可使也。《詩》曰：「辭之憚矣，民之莫矣。」

扁鵲過虢，虢侯世子暴病而死。扁鵲造宮曰：「吾聞國中卒有壤土之事，得無有急乎？」曰：「世子暴病而死。」扁鵲曰：「人言鄭醫秦越人能治之。」庶子之好方者出應之。曰：「吾聞上古醫曰弟父。弟父之為醫也，以莞為席，以芻為狗，北面而祝之，發□言耳，諸扶輿而來者，皆平復如故，子之方豈能若是乎？」扁鵲曰：「不能。」又曰：「吾聞中古之為醫者，曰俞附。俞附之為醫也，■弱木為腦，芷草為軀，吹竊定腦，死者復生，子之方豈能若是乎？」扁鵲曰：「不能。」中庶子曰：「苟如子之方，譬如以管窺天，以錐刺地，所窺者大，所見者小，所刺者巨，所中者少。如子之方，豈足以變童子哉？」扁鵲曰：「不然。事故有味提而中蚊頭，掩目而別白黑者。夫世子病，所謂屍蹶者，以為不然，試入諺世子股陰當溫，耳焦焦如有啼者聲。若此者皆可活也。中庶子遂入諺世子，以病報。虢侯聞之，足跳而起，至門，曰：「先生遠辱幸臨寡人，先生幸而治之，則冀土之息，得蒙天地，載長為人。先生弗治，則先犬馬，填壑矣。」言未卒，而涕泣沾襟。《扁鵲》入砥針礪石。取三陽五輸，為軒先之灶，八拭之陽，子同藥，子明炙陽，子游按磨，子儀反神，子越扶形。於是世子復生。天下聞之，皆以扁鵲能起死人也。扁鵲曰：「吾不能起死人，直使夫當生者起。」死者猶可藥，而況生乎？悲夫！罷君之治，無可藥而息也。《詩》曰：「不可救藥。」言必亡而已矣。

楚丘先生披蓑帶索，往見孟嘗君。孟嘗君曰：「先生老矣！春秋高矣！多遺忘矣！何以教文！」楚丘先生曰：「惡！君謂我老！惡！君謂我老！意者將使我投石超距乎？追車赴馬乎？逐麋鹿，搏豹虎乎？吾則死矣，何暇老哉？將使我深計遠謀乎？設精神而決嫌疑乎？出正辭而當諸侯乎？吾乃始壯耳，何老之有？」孟嘗君赧然汗出至踵，曰：「文過矣，文過矣。」《詩》曰：「老夫灌灌。」

齊景公游於牛山之上，而北望齊，曰：「美哉國乎！鬱鬱泰山。使古而無死者，則寡人將去此而何之？」俯而泣，沾襟。國子、高子曰：「然。臣賴君之賜，疏食惡肉，可得而食之。駑馬柴車，可得而乘也。且猶不欲死，況君乎？」俯泣。晏子曰：「樂哉！今日嬰之游也，見怯君一，而諛臣二。使古而無死者，則太公至今猶存。吾君方今將被蓑笠而立乎吠畝之中，惟事之恤，何暇念死乎？」景公慚而舉觴自罰，因罰二臣。

秦繆公將田而喪其馬。求三日而得之於莖山之陽，有鄙夫乃相與食之。繆公曰：「此■交馬之肉，不得酒者死。繆公乃求酒遍飲之，然後去。明年，晉師與繆公戰，晉之左格右者，圍繆公而擊之。甲已墮者六矣。食馬者三百餘人，皆曰：「吾君仁而愛人，

不可不死。」還擊晉之左格右，免繆公之死。

傳曰：卞莊子好勇，母無恙時，三戰而三背。交遊非之，國君辱之，卞莊子受命，顏色不變。及母死三年，魯興師，卞莊子請從。至，見於將軍。曰：「前猶與母處，是以戰而背也。辱吾身。今母沒矣，請雪責。」遂走敵而鬥，獲甲首而獻之，「請以此雪一背。」又獲甲首而獻之，「請以此雪再背。」將軍止之曰：「足。」不止，又獲甲首而獻之，曰：「請以此雪三背。」將軍止之曰：「足，請為兄弟。」卞莊子曰：「夫背，以養母也。今母歿矣，吾責雪矣。吾聞之：節士不以辱生。」遂奔敵殺七人而死。君子聞之，曰：三背已雪，又滅世斷宗。國家義不衰，而神保有所歸，是子道也。士節小具矣，而於孝未終也。」《詩》曰：「靡不有初，鮮克有終。」

天子有爭臣七人，雖無道不失其天下。昔殷王紂殘賊百姓，絕逆天道，至斲朝涉，剝孕婦，脯鬼侯，醢梅伯。然所以不亡者，以其有箕子、比乾之故。微子去之，箕子執囚為奴，比乾諫而死，然後周加兵而誅絕之。諸侯有爭臣五人，雖無道不失其國。吳王夫差為無道，至驅一市之民以葬閻閭。然所以不亡者，有伍子胥之故也。胥以死，越王句踐欲伐之，范蠡諫曰：「子胥之計策，尚未忘於吳王之腹心也。」子胥死後三年，越乃能攻之。大夫有爭臣三人，雖無道不失其家。季氏為無道，僭天子，舞八佾。旅泰山，以《雍》徹。孔子曰：「是可忍也，孰不可忍也！」然不亡者，以冉有、季路為宰臣也。故曰：「有諤諤發臣者其國昌；有默默諛臣者其國亡。」《詩》曰：「不明爾德，時無背無側。爾德不明，以無陪無御。」言大王咨嗟，痛殷商無輔弼諫諍之臣而亡天下矣。

齊桓公出遊，遇一丈夫，衰衣應步，帶著桃爻。桓公怪而問之曰：「是何名？何經所在？何篇所居？何以斥逐？何以避餘？」丈夫曰：「是名二桃。桃之為言亡也。夫日日慎桃，何患之有？故亡國之社，以戒諸侯。庶人之戒，在於桃爻。」桓公說其言，與之共載。來年正月，庶人皆佩。《詩》曰：「殷監不遠。」

齊桓公置酒，令諸侯大夫曰：「後者飲一經程。」管仲後，當飲一經程。飲其一半而棄其半。桓公曰：「仲父當飲一經程，而棄之，何也？」管仲曰：「臣聞之：酒入口者舌出。舌出者棄身。與其棄身，不寧棄酒乎？」桓公曰：「善。」《詩》曰：「荒湛於酒。」

吳延陵季子游於齊，見遺金。呼牧者取之，牧者曰：「子何居之高，視之下？貌之君子，而言之野也？吾有君不君，有友不友。當暑衣裘。君疑取金者乎？」延陵子知其為賢者，請問姓字。牧者曰：「子乃皮相之士也，何足語姓字哉？」遂去。延陵季子立而望之，不見乃止。孔子曰：「非禮勿視，非禮勿聽。」

顏淵問於孔子曰：「淵願貧如富，賤如貴，無勇而威，與士交通，終身無患難，亦且可乎？」孔子曰：「善哉回也！夫貧而如富，其知足而無欲也。賤而如貴，其讓而有禮也。無勇而威，其恭敬而不失於人也。終身無患難，其擇言而出之也。若回者，其至乎！雖上古聖人，亦如此而已。」

齊景公出田，有七日而不反。晏子乘而往，比至，衣冠不正。景公見而怪之，曰：「夫子何遽乎？得無有急乎？」晏子對曰：「然。有急。國人皆以君為惡民好禽。臣聞之：魚繫厭深淵而就乾淺，故得於釣網；禽獸厭深山而下於都澤，故得於田獵。今君出田，有七日而不反。不亦過乎？」景公曰：「不然。為賓客莫應待邪？則行人子牛在；為宗廟而不血食邪？則祝人太宰在；為獄不中邪？則大理子幾在；為國家有餘不足邪？則巫賢在。寡人有四子，猶有四肢也。而得代焉，不可患焉。」晏子曰：「然人心有四肢而得代焉，則善矣。令四肢無心，有七日不死乎？」景公曰：「善哉言！」遂授晏子之手，與驂乘而歸。若晏子者，可謂善諫者矣。

楚莊王將興師伐晉，告士大夫曰：「敢諫者死無赦。」孫叔敖曰：「臣聞畏鞭之嚴而不敢諫其父，非孝子也；懼斧鉞之誅而不敢諫其君，非忠臣也。」於是遂進諫曰：「臣園中有榆，其上有蟬。蟬方奮翼悲鳴，欲飲清露，不知螳螂之在後，曲其頸欲攫而食之也。螳螂方欲食蟬，而不知黃雀在後，舉其頸欲啄而食之也。黃雀方欲食螳螂，不知童子挾彈丸在下迎而欲彈之。童子方欲彈黃雀，不知前有深坑，後有窟也。此皆言前之利，而不顧後害者也。非獨昆蟲眾庶若此也，人主亦然。君今知貪彼之士，而樂其士卒。」國不怠，而晉國以寧，孫叔敖之力也。

晉平公之時，藏寶之台燒。士大夫聞，皆趨車馳馬救火，三日三夜，乃勝之。公子晏子獨束帛而賀，曰：「甚善矣！」平公勃然作色曰：「珠玉之所藏也，國之重寶也，而天火之，士大夫皆趨車走馬而救之。子獨束帛而賀，何也？有說則生，無說則死。」公子晏子曰：「何敢無說。臣聞之：王者藏於天下，諸侯藏於百姓，商賈藏於篋匱。今百姓之於外，短褐不蔽形，糟糧不充口。虛而賦斂無已，收太半而藏之台，是以天火之。且臣聞之：昔者桀殘賊海內，賦斂無度，萬民甚苦，是故湯誅之，為天下戮笑。今皇天降災於藏台，是君之福也，而不自知變悟，亦恐君之為鄰國笑矣。」公曰：「善！自今已往，請藏於百姓之間。」《詩》曰：「稼穡維寶，代食維好。」

魏文侯問裡克曰：「吳之所以亡者何也？」裡克對曰：「數戰而數勝。」文侯曰：「數勝，國之福也，其獨亡，何也？」裡克對曰：「數戰則民疲，數勝則主驕，驕則恣，恣則極。上下俱極，吳之亡猶晚矣。此夫差所以自喪於乾遂。」《詩》曰：「天降喪亂，滅我立王。」

楚有士曰申鳴，治園以養父母，孝聞於楚王，召之，申鳴辭不往。其父曰：「王欲用汝，何謂辭之？」申鳴曰：「何舍為子，乃為臣乎？」父曰：「使汝有祿於國，有位於廷，汝樂而我不憂矣。我欲汝之仕也。」申鳴曰：「諾。」遂之朝受命。楚王以為左司馬。其年，遇白公之亂，殺令尹子西、司馬子期。申鳴因以兵之衛。白公謂石乞曰：「申鳴，天下勇士也。今將兵，為之奈何？」石乞曰：「吾聞申鳴孝子也。劫其父以兵，使人謂申鳴曰：『子與我，則與子楚國，不與我，則殺乃父。』」申鳴流涕而應之曰：「始則父之子，今則君之臣，已不得為孝子矣。安得不為忠臣乎？」援枹鼓之，遂殺白公，其父亦死焉。王歸賞之。申鳴曰：「受君之祿，避君之難，非忠臣也。正君之法，以殺其父，又非孝子也。行不兩全，名不兩立。悲夫！若此而生，亦何以示天下之士哉！」遂自刎而死。《詩》曰：「進退維谷。」

昔者，太公望、周公旦受封而見。太公問周公何以治魯。周公曰：「尊尊親親。」太公曰：「魯從此弱矣。」周公問太公曰：「何以治齊？」太公曰：「舉賢賞功。」周公曰：「後世必有劫殺之君矣。」後齊日以大，至於霸。二四世而田氏代之。魯日以削，三四世而亡。由此觀之，聖人能知微矣。《詩》曰：「惟此聖人，瞻言百里。」